

第一章 碎蓝田

天地间有这样一个地方，只有茫茫的风沙和黄土而建的窑洞堡子，这里是《诗经》中“陶复陶穴，未有家室”所言之地，汹涌的黄沙下，也不知隐藏着几多风暴，也不知掩埋了多少恩怨，看似如此沉厚，风一吹过，却太轻易地扬尘消散得无影无踪。这座巨大的圆拱窑城堡名叫蓝关堡，地处陕西蓝田关北麓，由明暗庄和四合院庄交错组成，窑壁山墙连着黄沙，距省城仍有不近的路程，要说清静和避世，任清廷、天王还是大总统争霸，这里都不曾触及半分烽火，但再离纷扰遥远，只要有人的存在，就永远避不开恩恩怨怨。这不是关于某个谁的故事，这故事中的缘薄命薄，又岂止一个。而谁也不必惊讶，别人的故事里，可怜抑或可怕，都不过是这黄土中的一个小丘山头。

这一年是民国十一年，蓝关堡中早早地热闹了起来，所有的人都在为逢老太君即将到来的七十大寿做准备。逢老太君母姓严，名曰红瑰，可是蓝关堡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她是以雕刻手艺闻名蓝关的逢家媳妇，连蓝关堡中的另一大家族——祖上为前清郡主、世袭族长的申屠氏见到她都毕恭毕敬，以及以开凿蓝田玉暴富的柴家，都对这老太君礼让三分，她的高寿自然是要办得风风光光。大半年以来，蓝关堡中的各家各户都在绞尽脑汁为其贺寿，所有人都忙忙碌碌，丝毫不敢怠慢。

“哎呀！”玉器店井然有序的后场被一个凿玉工人的惊叫打破，随着惊叫声打破的，还有他手上的那块刚刚凿出的上等极品蓝田玉。工厂里的所有人都停止了动作，目瞪口呆地凝视着地上的碎玉。这凿玉工人被眼前的情形吓得手足无措，呆呆地站在原地。一个剪掉长辫子却身穿旧时青色长袍马褂的俊俏少年蹙着眉快步从小憩的屋内向他走来，他白皙椭圆的脸上稚气未脱，瞧这光景不过二十，面上还带着一丝红润，极其憎恶和不耐烦

地一边大吼着一边走到那工人面前，趾高气昂地骂道：“臧九安！你是不是找死？这块蓝田玉是逢老板订的，是指定给老太君的贺礼，你居然把它打烂了，叫我们柴家怎么交差？”这叫做臧九安的凿玉工人被他一骂，浑身颤抖地扑通一声跪了下来，顿时泪流满面地抓住他：“表……表少爷，对……对不住，对不住……”

这高个子的少年原是柴家二老爷所生的，排名“有”字辈，加上单字“扬”，一贯地目中无人，又爱偷懒又不务正业，为人倨傲又风流倜傥。刚刚从小屋出来的时候，有人还看见有个颇有姿色的婢女也随后而出。所以大当家只把他发配到玉器店的后场监管，从不让他插手生意上的事。柴有扬甩开手，骂道：“对不住有个屁用！你来了还没两个月，整天不是做错事就是忘这忘那，我看你还是别在这里干了，赶紧给我卷铺盖滚人！”臧九安一听慌张地大哭了起来，用衣袖抹着混合着眼泪的鼻涕上气不接下气求情道：“不要啊，表少爷！表少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我不能没了这份工的，你不要解雇我啊，我一定用心做！我会想办法补救的！”

“哼，看你那傻头傻脑的，你怎么补救？我要是信你，我岂不是跟你一样傻了？来人，给他结了这个月的工筹。”柴有扬转身就要走，臧九安哭喊着拉住他：“表少爷，我……我真的不能没了这份工，我是个外乡人，被人骗光了钱，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而且我家里已经没有人了，我不做这份工，就没办法活下去了。”柴有扬不屑地冷笑道：“这个年代有几户像样的人家？你以为一个个生来都可以像我一样当少爷么，我可不是开善堂的，懒得理你。”他扬起脚踢开臧九安，刚刚准备离开，迎面走来一个皮肤黝黑的光着膀子年近三十的汉子，他满脸是汗，看起来是刚刚凿完玉累得不行：“发生什么事了？我老远就听见这里的哭叫声了。”

“大表哥，你堂堂大少爷还来采玉干什么，赶紧回去歇着吧。大当家把后场的事交给我，我会看管好的。”柴有扬愣了一愣，悄悄地翻了个白眼打量着满身汗味的汉子，心想少爷没有少爷的样子，整天和工人混在一起，真是叫人瞧不起。那汉子似乎看出了他的想法，抬起膀子，擦了擦轮廓分

明的脸：“我柴有良既然是大少爷，玉器店的事自然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至于后场……”他看了一眼臧九安，继续道：“你别弄出这么大的动静不就不会把我引来了？听说你要解雇人家？”

柴有扬忙道：“这头蠢驴，他打烂了逢老板订的蓝田玉，这可是大罪，不解雇怎么行？”柴有良听他这么一说也微微吃惊，有些同情地望向臧九安，眼神中似乎在说帮不到他了。臧九安抓住救星似的又爬去拉住柴有良：“大……大少爷，我被人骗光了钱流落到这里，家里的人也死光了，我不能没了这份工的，大少爷行行好，大少爷行行好……”柴有良瞧他骨瘦如柴，看起来只比自己小个三两岁，满脸的恐慌和诚恳，甚是老实，也不忍心道：“算了算了，人家身世这么可怜，就让他留下吧，我担保他就是了。”柴有扬翻了翻眼：“大表哥，你让他留下，可怜的就是我们柴家了。这件事可大可小，他打破的是逢老板指定给逢老太君贺寿的蓝田玉，这逢老板是什么人，他要是怪罪下来，我们柴家可吃不了兜着走。你要是不服我，还是去请示大当家的吧，大当家的可不会让这蠢货留下来。”

一听见大当家的，柴有良立刻不说话了，柴有扬见状更是咄咄逼人：“大表哥，算了吧，为区区一个凿玉工人得罪大当家的，你实在太想不开了。”柴有良似乎被他激到，涨红了脸粗声道：“好，我这就去找大当家的！”说罢大步走出了后场，柴有扬望着他的背影耸了耸肩，喃喃自语道：“自作主张，我看你还能管多久，惹恼大当家的才最好。”他环视一下周围的工人，把双手背在身后说：“你们，继续干活！”

柴有良最是听不得别人用“大当家的”来压自己，本来倒也没这么个决心，现在却拼死了也要让臧九安留下，他一路脱着工服一路快步穿过寨墙，迎着火辣的太阳向柴家土窑走去。正对大门的窑洞两侧皆是五孔小穴，分别是给家中各人所住，倚近西侧有一排下沉式窑洞，便是给下人们居住的，而正中的三孔主窑，则是给柴家的大当家独居。他径直往其中的一个窑洞走去，还没走到门口，门帘被里面的人掀了开来，正转身走出一个身着水蓝色琵琶襟上袄，配着米白套裙的女子。她一头乌黑的长发盘梳在脑后，只用两根同色的珠钗简简单单地固定住，那女子转过头看见柴有良，

奇道：“你怎么来了？”

“我有事找大当家的。”柴有良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继续往前走。那女子赶忙走下台阶拦住他：“头风症又发了，而且又返噩梦，才刚刚推拿完休息下，你有什么要紧事待会儿再说。”她一双明眸格外流转，镶在那张毫无岁月痕迹的鹅蛋脸上甚为动人，根本瞧不出还比柴有良大个两岁。这女子名叫邹宛萍，原是柴有良的童养媳，十年前便与柴有良结了亲，两夫妻倒也一直相敬如宾。虽然一跃成了柴家的大少奶奶，却从没有半分骄纵，照旧服侍着柴有良，玉器店的事也经常亲力亲为去帮手，勤勤恳恳如这黄土般实在。

第二章 顾氏

“不行，这事我一定要现在就说，迟了就来不及了。”柴有良皱了皱眉，有些不耐烦地推开邹宛萍的手，犟如牛般非要闯进去，邹宛萍腕上带力，又将其拉住：“你怎么这么固执，都说了已经休息下了，你是不是想进去找骂？听我一句，千万别去打扰。”就在两人拉扯之际，窑洞里忽然传出声音：“什么事？”那声音有些疲惫的病态，却柔中带刚，伴着帘后的身影走到门口，施施然掀起门帘，帘下站着一个高挑瘦削的女子，这单薄的身子裹在藕荷紫斜襟长旗袍里显得略有空荡，发髻也如邹宛萍那样盘在脑后，两侧却插戴着不少金翠银玉，可气色不佳的面容在这些珠玉和这身颜色的衣服下却有些显老。邹宛萍惊讶道：“婆婆，你怎么起来了？”

不过她也确实不再年轻，若不是有着与黄土丝毫不匹配的美貌容颜相衬，恐怕也早与黄沙中那些二十七八的普通妇人相差无几了。可她绝不是普通妇人，柴有良看见她立刻开口道：“大当家的，后场有个叫臧九安的工人不小心摔破了玉璧，有扬想解雇他，我看他无依无靠而且为人老实，想担保他留下。”她若有若无地哼了一哼，似笑非笑道：“你可别告诉我，那个工人打破的是逢老板指定的蓝田玉。”要不是柴有良这么称呼，谁能想象得到这个女子竟然就是偌大柴家的大当家。她是两年前刚刚过世的柴家的一家之主——柴老爷柴国瞿六年前的续弦，据闻她原本是维扬商贾的千金，名叫顾阿清，嫁与柴国瞿之后为柴夫人，自从其过了身，蓝关堡里的人便又叫回了她的本姓，尤其自她成了柴当家，所有人都习惯尊称其为顾婆清。

柴有良被她轻轻一句堵住了，顿时哑口无言，顾婆清扫了他一眼，放下帘布从里面走了出来：“逢老板指定贺寿的蓝田玉可是极品，这样的东西都能被打破，我要是有扬，我也会解雇他，这次我赞成有扬的做法，没

什么可商量的。”柴有良咬了咬牙，紧蹙眉头忍着怒气道：“大当家的也怕逢老板么？”邹宛萍闻言赶紧惊惶地拉拉他，示意他别再说了。顾婆清果然双眸透出一股阴冷的气息投向他，顿了顿铿锵道：“妄就是妄，一点规矩都不懂，知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连二当家都不给你当？你冲过来找我的所谓急事，就是为了这个凿玉工人，你会不会想想值不值得，会不会想想是谁激你过来惹恼我，那个人又为什么这么做，你又为什么偏偏要往这里面跳？逢老板不是善主，我不会为了无关紧要的人招不必要的麻烦和口舌，得罪不需要的人，你倒好，什么不好惹就偏要惹什么，到最后得利的是你，还是那个凿玉工人？”

“我向来都不会像大当家的想那么多，我只是觉得不该解雇臧九安，玉璧碎了还能重新凿一块，大当家的既然这么神通广大，对付逢老板也是轻而易举。”他对邹宛萍的暗示不闻不问，被顾婆清这么一骂，更是怒上心头，站在烈日下毫不退让道。顾婆清冷笑一声：“就凭你还叫我一声大当家的，解雇一个工人的权力我还是有的。你最好想清楚，这件事背后的敌人不是逢老板，而是二叔。”她忽然感到太阳穴又一阵刺痛，便不再与他多说，转身走回了窑洞里，柴有良怔怔地愣在原地，一时半刻回味不过她话中的意思。

“你是不是疯了，这么冲动地跟婆婆顶撞干什么？”邹宛萍拉过他压低声音急道，“你啊，向来都对婆婆不满，婆婆要往东你偏要往西。其实婆婆也不容易，一个女人操持着这么大个柴家，二老爷也一直虎视眈眈，而且我觉得婆婆说的也没错，逢老板是什么样的人啊，为了个工人让柴家和逢家水火不容有什么好处？何况婆婆也说明了，那个臧九安是决计不能留下了，你要是同情他，不如我们夫妻俩凑点盘缠给他回家吧。”

柴有良被顾婆清说的浑身不自在，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披上手边的马褂扭头跑回自己的窑洞中，取了些碎钱便前去后场找臧九安了。去到玉器店的时候柴有良早就偷懒提前走了，臧九安正独自一人坐在工具旁发呆，似乎心中预感得到闯的大祸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麻烦。他们说的都没错，这是逢老板订的蓝田玉，逢老板在蓝关堡的名声可谓响当当，多少人听到

闻风丧胆，柴家真是没有必要为了他这个无名小卒跟逢老板结怨。柴有良停住了脚步望了他片刻，有些愧疚地走了过去。臧九安被他的脚步声打乱思绪，一见他来了，立刻站起身惊诧地颤抖着声音道：“大少爷……”柴有良见他满眼期待，反而不知怎么开口了，臧九安尴尬地笑了笑：“我知道了……大少爷，我知道我是要被解雇的，犯了这么大的错，我的确不该给柴家添麻烦……”

“别这么说，”柴有良见他强颜欢笑心中一阵酸楚，揽住他坐在了一旁：“其实要不是我贸然去找大当家的惹恼了她，说不定你也不是非走不可。”臧九安反而抿嘴笑着安慰他，可忍不住眼圈红红，道：“大少爷，你已经尽力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的。你为了我区区一个工人得罪了大当家的，这已不是成不成的事了，你对九安的恩情，不管走到哪里，九安会永远都记着。”柴有良见他朴实可怜，顿觉同情不已，拿出了自己的一些私房钱塞给他，叫他当作回家的路费。臧九安惊讶地霍然站起身把钱推回去：“大少爷……这些钱我不能要，你已经帮了九安太多了，我再也还不清了。何况……何况我不准备回家乡，我家里早就没人了，回去也徒然伤心。”

“那你离开蓝关堡，准备去哪里？”臧九安茫然地摇了摇头。柴有良索性道：“那好吧，说说你的身世，你从哪里来，又怎么被人骗光了钱，家里的人怎么都没了？说不定我还能帮上些忙。”臧九安脸上本就不自然的笑容更是僵硬住了，泪水夺眶而出，他赶忙用凿玉凿的伤痕累累的手抹了抹，哽咽道：“我原本是山西临汾人，我家里在清廷时还是做贡菜的大户人家。我也曾跟着六必居的老师傅学过酱菜，可惜有一次被同行所骗，家中的贡菜全被做了手脚发霉发烂，全家被清廷降罪。我卖光了所做的酱菜倾家荡产想疏通，可一个老乡又骗光了我所有的钱，结果全家被发配到西北，途中清廷倒台，全家人都死于战乱之中。我也为了寻找家人的尸骨而只身前往西北，一路流落到了蓝关堡。”

“看来，”柴有良绞着手中那只装着碎钱的口袋，“我不但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帮得上的地方，还勾起了你不愉快的回忆。”臧九安吸吸鼻子道：“大少爷千万别这么说，你倒提醒了我，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不如我做些拿

手的酱菜分给大少爷你和工友们，勉强当作留念。”说着便跑回屋子里拿出一个奶白色的小罐子递给他：“大少爷，这是我最珍藏的酱菜，现在全部送给你，你尝尝看好不好吃？”柴有良心中一阵暖意，接过筷子夹了两根黑黢黢的小菜放入嘴中，顿感到从未有过的美味从舌尖萦绕上牙周，一股清香随着那鲜甜的酱味冲上来，生长在这片黄土中的他何曾吃过酱菜，柴有良谢过他，小心翼翼地收好这罐令他赞不绝口的酱菜，心里想着这么可口的小菜，一定要好生收着，带回去留给邹宛萍尝尝。

臧九安看他这般小心，猜到是留给别人吃的，这个朴实的外乡人，忽然想起也该在临行前给大当家的留瓶秘制的酱菜，当作赠别也好，当作赔罪也成。而大当家的自从骂走了柴有良之后，刚刚被邹宛萍推拿的略微缓解的头痛又再度复发，她回到屋内便在炕上倚了一整个下午。正迷迷糊糊要睡着之际，顾婆清却听见从窑洞门口传来一阵细微的脚步声，继而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那人显然不想吵醒她，可她头痛得压根睡不着。闭着眼睛光听那脚步声，她也听得出来是谁，仍旧安心地微闭着双眼，一只手撑着头颈：“回来啦？”

第三章 六必居酱菜

那人被她吓了一跳，没想到她还醒着：“当家，你怎么没睡？”一个年轻的女声混合着微微的沙哑，别有一番宛转地撞入顾婆清的耳中，她仍旧没有睁眼的意思，换了个姿势躺着：“怎么睡得着，头痛得厉害，白费了宛萍一番推拿手艺。”那年轻的女子走到炕边伸手替她按摩着肩：“我听说，大少爷又来找当家的吵架了。怪不得头痛不见好，大少爷真是不分轻重。”顾婆清侧了侧身，将眼睛眯开一条缝轻轻地用手拍了拍搭在自己肩头的那只细长的手，示意她不需按摩了，那女子会意，从她身后转了过来，沏了杯茶端给顾婆清。

顾婆清接过茶抿了一口就放在一旁，抬起眼睛看了看她，递茶过来的那女子正亭亭地站在自己的面前。这女子身材匀称，小瓜子脸颊面容清秀，一点都不像是本地人，模样甚是娇俏，比顾婆清看起来小了五六岁，可偏偏也在脑后盘着已婚妇人的发髻，与她那张脸孔很不符合。比起这发髻，更不协调的是她的那件又像旗袍又像袍子的裙褂，从立领口至裙摆，以宝石蓝和玫红相间为底，上面绣着各色鲜艳的古怪图腾，与发髻上那些五彩丝线梭织的发饰和苗银步摇相配得很，只是光看她的模样，根本分不出她到底是什么人。顾婆清咳了两声，缓缓道：“尔妮从来不喜欢凑热闹，连你知道了，看来闹得真不小啊。”她扶起顾婆清，道：“当家打趣我呢，尔妮也只是道听途说，这些个少爷都各自心肠，还真不能小看呢。”

原来这姑娘却是顾婆清最贴身的婢女卓尔妮，但与其说是婢女，倒不如称为姐妹。据说顾婆清是她的救命恩人，在这蓝关堡中两人唯一信得过的人只有对方，但到底怎么救了卓尔妮的性命却无人得知，不过人尽皆知的是卓尔妮脑后的发髻，在这个时代，有这样的发髻除了表示已婚，还有一种便是自梳女的象征，卓尔妮毫无疑问是后者。她为什么自梳，究竟是

什么来历，更没人知道，也没人敢向顾婆清询问。

“对了，神台上的杨柳枝都快枯萎了，怎么也没人换换水？这可是供着老爷牌位和柴家祖先的神台啊。”顾婆清指了指道，卓尔妮不由喷了下嘴，不悦道：“还不是小梅，这丫头这段日子也不知道怎么了，成天魂不守舍的，今天还跑到后场嘻嘻哈哈呢。”顾婆清一听，忙问道：“她在后场？那正好，我想问问今天这件事发生的全过程，也好想办法应付逢老板。”卓尔妮道：“当家，你还头痛着呢，我去帮你叫她回来。”顾婆清露出一个温暖嫣然的笑容，看得出这笑容是发自内心的：“你？你去市集大半天，回来到现在又有很久了，你看看外面的天色，你还有别的事要做呢。我没事，我自己去行了。”卓尔妮抬眼看了一眼外边的天，也会心一笑，替她拿了件皮粉色的印花斗篷披上，又仔细地扎好防风沙的帽子：“路上小心。”

蓝关堡的风沙的确很大，虽然说从顾婆清的窑洞到玉器店的后场并不远，可这一路上要是没有这件斗篷遮住口鼻，还真会拖慢不少她的步伐。这一段路顾婆清闭着眼睛走也能走到，但不知今天是怎么了，接连几阵巨大的黄沙风暴吹偏了方向，好不容易跋涉到的时候玉器店却已经收工了。不过令顾婆清奇怪的是，今天收工后这些工人们却都聚集在附近的凉茶铺里，几乎一个都没缺席，好像有什么聚会般。她凝视了片刻，便发现有个瘦瘦高高的工人正在给所有人分发着什么，可离得太远以致她看不清那工人手中的罐子里装着是什么，但看得出其他人都吃得津津有味。顾婆清往前走了两步，忽然一股浓郁又熟悉的鲜味飘入鼻腔，这味道……

她只觉浑身上下被灌了铅，再也走不动，这味道宛如醍醐灌顶，令她霎时忘了时间空间，久久回味的时候竟是被那之前在凉茶铺里分发酱菜的工人唤她之声惊醒，这才回过神来。放眼看去凉茶铺里的其他工人全都走光了，铺子里空空如也即将打烊，也不知自己究竟站了多久。这人身上沾满了那酱菜的气息，摆了摆手道：“夫人？夫人，你没事吧？”顾婆清打量了他一番，目光落在他手中拿着的瓷瓶上，他顺着她的眼神低头看了看，挠头笑道：“这个是我做的酱菜，我做错了事被解雇了，明天就要走了，走之前想给工友们分些我做的拿手酱菜……”顾婆清微微吃惊道：“你是

臧九安？”

“夫人怎么知道我的？”他被顾婆清突如其来的问话弄得一头雾水，不好意思地尴尬笑了笑。顾婆清这才收回之前失态的神情，摆回了平日里的姿态，冷言道：“胆敢打破逢老板的玉璧，你也可可是蓝关堡上的第一人，还有谁不认得？”可是她并不知，这个傻憨憨的老实人，根本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臧九安看见她严肃的面容也觉得心中一颤，不由得有些害怕，嗫道：“我……我知道我闯了很大的祸，我已经收拾好了行囊明天就走，我也绝不会怪大当家的撵我走，只是怕没机会好好谢谢大当家的收留我在玉器店的这些日子……夫人，能不能麻烦你把这罐酱菜交给大当家的？我没什么好送的，只有这罐酱菜是我亲手做的，聊表一点心意。”

顾婆清闻言又是一怔，再波澜不惊的脸上也掩不住神情微动，她娴熟地伸手拈了一根乌黑如螺的酱菜凝视了半晌，似是感触良多：“你是维扬人？”臧九安见她冰冻的表情融化了些，也松了口气：“不是的夫人，我是临汾人，不过我曾和六必居的师父去维扬取经，学习怎么把酱菜做得更好。”顾婆清若有若无地吸了一口气，却仿如是一声叹息，转动着指间的那根酱菜：“色如碧玉形似簪，清香喷艳一齿间，此味非比寻常物，疑是仙品下尘寰。这甘露子倒是选得极好，黛绿适中，黄蒸赤美，腌渍得也恰到好处，仅闻这气息都感觉得到用来装酱菜的瓮是用陈酒浸过，还有一丝草藿的芬芳，果然是个酱园高手。”

这回轮到臧九安呆住了：“夫人怎么知道这么多？我听工友们说蓝关这带从来都没人吃过酱菜的，夫人不但认识原料，还能将制作流程说得丝毫不差……啊，听夫人说的前两句诗我在维扬听过，夫人是维扬人？”顾婆清突然沉下来呵斥道：“多事！”，他被她的喝止声吓坏了，脸色苍白不知说什么，顾婆清见状缓缓语气，轻声道：“好了好了，这罐酱菜我替你送给大当家的，你放心好了。”顾婆清裹了裹长袍披风，转身便走，留下臧九安一人望着她的背影发愣，细细回味过来，这妇人美中含贵，亦柔亦刚，可双目的凌厉让人不敢直视，一时冰冷如蓝关的凉夜，一时又似黄土中的沙漠玫瑰，她到底是什么人？

“当家，你怎么才回来？”她撩起门帘走入第三个窑洞的时候，卓尔妮已在替她铺着床，炕上还摆了一碗白粥，外面的天色早已经黑了。顾婆清有些反常地一言不发坐到炕上，卓尔妮担心道：“你没事吧？”顾婆清拆下帽子和斗篷放在一边，掸了掸发鬓沾上的黄沙，那张精致的脸庞在明明灭灭的油灯下显得格外苍白，她拔下耳后的鸾花金钗，面无表情地递给卓尔妮：“把这个拿给有良，叫他今夜三更之前赶去玉器店，让臧九安留下，继续在后场做工。”虽然只是淡淡的一句，却令卓尔妮震惊不已：“什么？连夜留下臧九安？当家，到底出了什么事了，你怎么会突然改变了主意？”顾婆清不答她，撑起手扶住微微作痛的额头，卓尔妮看见了她身后的那只白色瓷瓶，奇道：“这是什么？你见到臧九安了？”

她正要伸手去拿那瓷瓶，顾婆清突地睁开了刀子般锐利的双眸瞪了瞪她，低沉着声音道：“你今天的话太多了，一句接着一句地问，我每件事都要告诉你么？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道理的事我不会做，不管他打破的是逢老板的玉璧也好天王老子的龙椅也好，理由向来都在我这边，要走要留都是我决定，你和其他人只管做事就行。”卓尔妮似乎没想到她会这样严厉地对自己说话，顿时愕然愣住了。顾婆清也察觉到自己说得太重了，吐了口气道：“好了，你去办事吧，我一个人静静。”卓尔妮始终放心不下，走出门口又悄悄望了她一眼，只见她抬起脚斜靠在炕上，抱起那只白瓷瓶出神，没有半分休息的意思。卓尔妮换了件苗绣的长斗篷，遮住她浑身上下叮当作响的银饰，只身快步走入黑夜之中的黄沙深处。

第四章 逢老板

最感到诧异的自然不是卓尔妮，当柴有良听到卓尔妮的诉说，不由蹙紧了眉头，在油灯下仔细地凝视那支金钗，似乎怎么都不相信顾婆清会突然改了念头。这支金钗是当年顾婆清和柴国瞿成亲的时候，柴国瞿送给她的聘礼之一，据说是清朝皇宫里的御用司制用了足金打造，本是末帝送给淑妃文绣的礼物，可因为时局动荡，加上刀妃革命，文绣与末帝的感情破裂，末帝将这伤心之物丢入熔金炉销毁，却被贪财的小太监偷出宫变卖了，兜转到柴国瞿的手上，这支金钗后来也象征着顾婆清大当家的身份和地位。

在一旁的邹宛萍忍不住道：“尔妮，婆婆怎么会突然转变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卓尔妮道：“大少奶奶，不瞒你说，这次的事当家对我也是只字未提。”

柴有良把金钗紧紧攥在手心，忽地站起身交还给卓尔妮：“好，既然二娘肯让九安留下，那我这就去截人。”他套起一件外套转身就要出去，想了想又对卓尔妮道：“我不管二娘究竟在打什么算盘，总之当时是我担保九安留下来的，以后九安的事就是我的事，你回去原话告诉二娘。”

卓尔妮见他没有要出门的意思，心中有数立刻告退出去，邹宛萍这才上前道：“你怎么还不去？要是晚了留不住臧九安，那婆婆可要不高兴了。”他闷哼了一声，耸耸肩：“人我是一定要留的，这个二娘真是深不可测，你觉得无所谓的事她偏偏来真的，你觉得没有商量的时候她偏偏又有回转的余地。宛萍，你每日替她推拿按摩，有没有发现什么？”

“你又来了，”邹宛萍的眼角还没卸干净妆容，这会儿便随着轻微的鱼尾纹皱了起来，“我真不知道你到底对婆婆有什么偏见，整天要搜集罪证

似的，你在怀疑什么呀？她好歹也是柴家的人，你能不能别老这么冲动，好心有时候也会办坏事的。”说着猛咳了两声，柴有良忙把桌上刚熬好的那碗药端给她：“你身子不好，千万小心身子，别这么激动，好了好了，我说给你听。其实从爹娶了她当续弦，这些年，我一直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你说她是维扬大户人家的千金吧，贵气足够，但似乎又缺了些什么，我总觉得……二娘有什么秘密瞒着蓝关堡，可能，可能也瞒着我死去的爹。我都在悄悄地搜集证据，但苦于没有结果，我不想让一个身份来历不明的女人掌控柴家命脉，不想让家业落入外人手中，你明不明白？”

“你……”邹宛萍不由被药呛到了，“你越说越离谱，什么叫身份来历不明？公公在世的时候不就说了，她是维扬顾氏千金顾阿清么，身家清白毫无疑点，你别钻牛角尖了。”柴有良有些不高兴，别过头去：“就知道你妇道人家懂什么，我爹是什么样的人我会不知道？要是真正的大家千金，怎么会甘心嫁给我爹跑到这偏僻贫瘠的黄土里当续弦夫人？算了算了，不跟你说这些事了，我去找臧九安了，你喝了药好好躺下先休息吧。”

第二天比凿玉工人打破逢老板的玉璧更震惊的消息几乎是轰动了整个蓝关堡的商铺，这个工人竟然继续回到了柴家的玉器店工作，再不问事的柴有扬也被气得火冒三丈，觉得这根本是故意下自己的面子，索性不来玉器店，只是怒气冲冲地闯回了自家窑洞来个罢工。一路骂骂咧咧进屋的柴有扬没想到柴国军竟然在家里，立刻收住了：“爹？你不是去省城办货么，怎么才这几天就回来了？”

柴国军乃是柴国瞿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两人的关系向来就不怎么好，柴国军更因为自己是庶出，继承不了祖业而耿耿于怀。本来柴国瞿是在京城里做清廷的大官，无人跟自己争夺蓝关堡的家产，可偏偏清廷倒台，柴国瞿又回来了，搞得他两手空空反而为他人做了嫁衣裳。可惜已经年逾半百，柴国瞿也在两年前去世了，本以为大当家的位置能顺其自然地回到自己手中，哪知柴国瞿新娶的这个媳妇，竟然如此神通广大，魔高一丈地坐上大当家的位置。

“你嘴里嘀嘀咕咕什么呢？”炕上那个穿着雾灰色长马褂的臃肿男人蓄着一排络腮胡，双目也有些灰蒙蒙的，浑身华衣缎锦，却搭配得不是很和谐，令人觉得是个暴富的土佬。他正喝着两口烈酒，一见柴有扬进来便问道，柴有扬道：“爹，你不知道，伯娘太过分了，那天有个凿玉工人打碎了逢老板指定的玉璧，我说解雇他，大表哥非要跟我对干。我想这事理儿是在我这边，本想借着伯娘好好整一下大表哥，谁知道伯娘一反常态，居然为了打压我的气焰，把那个很可能招惹逢老板的工人继续留下来了！我看着那人就碍眼，总之，工厂有他没我！”

柴国军喝完烈酒的脸涨红了起来，他站起身走到柴有扬身边，伸出手指狠狠地点了点他的脑门：“有他没你？我看你是没脑子！堂堂少爷跟一个身份卑微的工人较劲，你有这工夫，还不如顺着你伯娘的意思，按兵不动，看看她到底想干什么。”他舒了口气，接着道：“不过，大嫂此举是不合常理，她不会为了这么个小人物得罪逢老板的……你别以为她是想打压你才留下那个人，她根本不想跟你斗花样，我看她，哼哼，估计别有所图。如此袒护一个工人，她是想培养自己的势力坐稳这位置才是真。”

柴国军一对粗厚的倒眉皱了皱，心中不满起疑，转过头对柴有扬道：“你啊，好好地给我待在店铺里，起码还能留意到他们的动静，你一走，那皆大欢喜的可是正房那些人了。爹这辈子不指望当大当家的了，就靠你了，你一定要努力，为我们庶出的争光啊。来，这些钱给你打点，好好干。”

“当家，二老爷回来了。”卓尔妮走进屋内的时候，顾婆清正从梁下灵位台的长梯上提着不便行动的旗袍裙慢慢地下，她手中拿着一根断掉的香，看样子刚刚给柴国瞿上过香，这件事她每天如是，从来都亲力亲为从不间断。顾婆清头也不回，站回地面又拜了拜：“哦，又拿私房钱给有扬了吧？”卓尔妮撇撇嘴，托了一下脑后的发髻：“表少爷还不是拿去花天酒地了么。当家，我还是忍不住说一句，你把臧九安留下来，恐怕得罪的人不少啊，这二老爷也是个麻烦的人。”

顾婆清转过身来，今天的脸色似乎好了不少，面带笑容拉着她到寝室，

将白瓷瓶中的酱菜夹了一筷给她尝：“尔妮，留臧九安，于公，他这个人憨厚老实，我有恩于他，他会感激我，借一个老实人的眼可以看见太多我们看不见的事实。这蓝关堡中三大家族，如果做不到知己知彼，我或者柴家，早晚都守不住。于私，他做的酱菜的确很合我的口味。”

“酱菜？”卓尔妮大惑不解，正欲继续问下去，一个身穿粉红小衫扎着两个麻花辫的大眼睛女孩跑了进来：“大当家的，逢老板来了，说要见你！”卓尔妮又惊又诧，忙挥手示意那小丫头出去，顾婆清冷笑一声：“意料之中。尔妮，你先出去接待，我换件衣服就出来。”

“这么大热的天儿，逢老板怎么有兴致来访？”逢老板已在前厅候着，正俯身仔细看着桌上那只舶来品摆钟出神，顾婆清的声音便从后面传来，他抬起头眯起眼睛一看，顾婆清竟在短短的时间内换了个神貌，一身纯正的靛青华服，襟口镶着几粒同样色泽和大小的珍珠，发髻重新盘了个弧度，配上挑目的珊瑚，显得光彩照人，那张脸孔也年轻了不少，美韵中透着高傲，一双眸子黑白分明，俨然的精明在眼中柔化成了顾盼生辉。

顾婆清侧过身往主位上一坐，也目不转睛地微微含笑看着逢老板。这逢老板在众人的口中皆是个不好得罪的人物，要不是真人现身，却怎么都想不到雷厉风行的逢老板不过三十岁出头的模样，体格中量，个头却是很高，一张轮廓分明的长椭圆形脸容因常年风吹日晒，加上黄沙的肆虐，变得有些黝黑。他披着件紫红的褂子遮住光着的膀子，腰间别着一把手枪，一副典型的黄土汉子的模样。可是他却不似柴有良般朴实，一对细长的小眼睛中流转着睿智的光芒，嘴角的笑容也让人不自在，仿如芒刺在背。

这个逢老板就是雕刻世家的长子嫡孙逢临齐，逢家一共出了两个人物，一是老太君严红瑰，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年轻有为的逢老板。蓝关堡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手段，没有人听到他的名字不闻风丧胆。

“柴当家，这可要拜你所赐。”逢老板仍然笑嘻嘻的，话中的力道却不弱，似在开玩笑，又似是兴师问罪：“柴当家不会不知道，你们玉器店的

凿玉工人打破了我订的那块蓝田玉吧？那玉可是我准备亲自雕刻送给奶奶的贺礼，如今这块玉没了，柴当家也没对那个工人做任何惩罚，如此胸有成竹，不知道柴当家有什么打算，能让这份贺礼起死回生？”